

灾难拷问下的灵魂挣扎
炼狱煎熬中的灵肉搏杀

老觅 著

大

SARS

疫

知识出版社

大 疫

老 覓 著

知識出版社

总编辑：徐惟诚

社 长：田胜立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大疫/老觅著. - 北京：知识出版社，2003.9

ISBN 7-5015-3957-X

I. 大… II. 老…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84740 号

策 划 人：于淑敏 屈凌云

责任编辑：于淑敏 刘正萍

责任印制：张新民

封面设计：春天书装图文设计工作室

知识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阜成门北大街 17 号 邮政编码：100037 电话：010-68318302)

<http://www.ecph.com.cn>

河北固安保利达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张：8.75 字数：160 千字

2003 年 10 月第 1 版 200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5000 册

ISBN 7-5015-3957-X/I·336

定价：15.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谨以此书献给 2003 春夏之交的
北京以及在同一时刻所有像北京一
样伟大而坚强的城市，也献给那些于
危难时挺身向前的白衣天使以及在
非常时期和他们一样拥有健康灵魂
的人们！**

——作者

序

这是地球对着太阳背过身去的时间，因而东方的一切都淹没在黑暗里。

点点星光下面，浩瀚的印度洋因为横在腰间的赤道，似乎永远都带着一股温热湿润的气息。此时，它正以这样的气息平静地呼吸着，舒缓的洋流就像它胸膛有节奏的起伏，把所有包藏着的生命也都微微颠荡起来，即使暂时的困倦，它也要让他们每时每刻都觉得自己生活在一个造物者巨大力量的阴影之中。

洋面上时而会闪过些鱼群的鳞光，倏忽又不见了。大洋之上幽暗的天空尽管有无数星星在眨眼，但遥远的距离让这些目光已经变得诡异，仿佛它们不是漠然的旁观者，而是这个巨大水体叵测行为的帮凶。大洋的下面是没有任何光线的，在这样的暗夜里那里显得更加深不可测，好像一张无穷大的大口即将吞噬掉整个世界的秘密。

咸湿的空气将一股腐尸的臭味散播开来，久久地在洋面上弥漫。一只没有任何标记的角型鱼船载着几具高度腐烂的尸体在大洋深处孤零零地飘荡。几头嗅觉敏感的鲨鱼用头撞击了鱼船尾舵未果之后，又悄无声息地离去了。

鱼船在随着洋流起伏，甲板上的腐尸形状各异地叠压在一



起，任凭几只老鼠在其间忙碌地穿来钻去，给这条夜幕下的“死船”增加了更多的恐怖成分。然而，这些啃食尸体的老鼠还不是这里仅有的活物。在这条“死船”的最高处，驾驶室上面竖起的那根铁杆上，一只身体硕大的蝙蝠正呼扇着翅膀倒吊在那里。它的血红的眼睛在黑夜里搜索着，不时还发出声音细微的尖叫，锋利的牙齿上竟然也粘满了凝固的污血。

一阵海风悠悠地刮过，将洋面上的湿气略略赶散了些。

那只蝙蝠好像发现了什么东西，突然变得有些兴奋。它“吱吱”地叫了两声，然后两爪一松，急急地拍打着没有羽毛的翅膀钻进了无边的夜幕，顺着那条看不见的经线一直向北飞去。

隐隐地，远处海水冲击崖岸的声音在回荡——印度洋的北面，一块辽阔大陆的纵深处此刻也正处在一片黑夜之中。





1

当一只眼睛几乎滴血的蝙蝠在南亚丛林里被一条饥饿的蜥蜴“叽嘎”作响地吞进腹内的时候，疾步走进金水医院大门的杨济民也正在把最后一口煎饼果子填进自己的嘴里。

没有人知道，就在这个时候，那条曾经吞吃蝙蝠的蜥蜴在一片热带沼泽中被几个偷猎者捕获之后，正乘着卡车在南亚崎岖的山路上，向北疾驶。



灯光仿佛是夜的脂粉。

有了这些五彩脂粉的装扮，夜幕包裹下的梅城并不难看，明眸善睐的，甚至可以称得上有些“妖娆”。

这个中国内陆地区的大都市近年来发展的很快，虽然和北京、上海这样的城市以及一些沿海地区比起来还有些“土包子”的味道，但比自己周边的城市还是要强出不少。铁路、国道、高速公路都从这里经过，交通的便利使得它在商业方面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近几年，市里一年一度召开的全国范围内的物资交流会也很是火爆，不少国际上的知名企业也都在这里落了户。一条新整修的城市干道从城西到城东，经火车站直通开发区，旁边还立着不少挂着英文字母或者汉语拼音的摩天大楼。现在的国人都习惯以“楼高、灯亮、路宽”等指标来作为衡量我们距离现代化的标准，如果这个标准成立的话，应该说梅城距离现代化也就是一步之遥了。

现在梅城的夜晚很难看到星星，因为它那浓重的“脂粉”是很容易让星星们“花容失色”的。除去那些分布在大街小巷的各种路灯之外，位于城市主干道上的各个商家还必须安装霓虹灯，这是市政府的规定，而且这些霓虹灯还必须从傍晚起一



直亮到午夜一点钟，这也是市政府的规定。有了这样的规定，梅城人以及那些来到梅城出差办事的人们自然就可以快乐地享受梅城现代化的夜晚了。

晚上十点已过，喧闹了一整个白天的城市现在还远没有到安静的时候，在这个功利主义时代为生计奔波的人们即使这个时间段也依然不忘继续自己的努力。远处，被灯光照射的菠萝一样的梅城大厦在夜幕下站立着，它身边的路灯一直延续到桃园小区的门口。桃园小区门口那家“香辣蟹”酒家依然生意兴隆，被霓虹灯映红的大门前面，一大堆喝多酒的中年人正把一位面目模糊的女士恭敬地送上轿车。此时，站在桃园小区六号楼十一层自家书房窗前的杨济民，目光所及的东西也就是这些了。

客厅里电视机的声音开得很大，杨济民走过去将书房门轻轻关好，又慢慢踱回到窗前。这栋刚刚住进来半年的房子是妻子燕北提议要买的，她相中的是这里的外飘窗设计，站在窗前可以看到梅城的大部分景色。可这会儿，杨济民的注意力并没有集中在窗外梅城的夜色上面，他正在等一个很重要的电话，这个电话虽称不上性命攸关，但对他的个人前途倒也有几分作用。

梅城的金水医院是本地比较大的一所综合医院，杨济民是这所医院呼吸科的一名副主任医师。自从1987年医科大学毕业，杨济民就一直在这家医院上班。他原本不属于那种进取心很强的人，可在工作上也并没有过太大的疏漏，再加上其间恋



爱、结婚、生女、进修、离婚、再恋爱、再结婚，晕晕登登一晃儿就过去了十好几年。眼看着身边比自己年轻的同事都一个个晋升的晋升、跳槽的跳槽，想想自己年已不惑，杨济民现在也不得不在自家前途上打算一番了。

前段时间，医院领导班子调整，原来的副院长被调到市卫生局去当专抓防疫口的副局长，走人之后留下的空缺便一时间成了院内很多人瞄准的焦点。局里曾经有人透出话来说，金水医院副院长一职极有可能从基层某个年龄段的技术骨干中选拔，于是很多在基层工作的中青年医生也都动起了心思。

刚好卡在年龄段里面的杨济民把院内条件差不多的人扒拉了一遍，发现自己竟然还名列前茅，当然，对手还是有的，胸外科的于纲就是最有威胁的一个。于纲是杨济民的大学校友，因为小自己两岁，低自己两个年级，所以也就晚两年毕业。在大学的时候两个人就认识，可话不多，只是到了一个单位之后两人的关系才略微亲近起来，但也就是平常开会见面的时候，彼此的表情比别人多几分灿烂。一样身为副主任医师的于纲在院里做过两个有名的手术，业务上还有一套，听说还刚刚递交了破格晋升高一级职称的申请，这一次院里领导班子调整，于纲肯定也有想法，这一点单从他老婆——呼吸科护士王婷婷的神态上就看得出来。杨济民也不只一次地分析，呼吸科虽不算医院的重点科室，但和别人比起来自己的优势并不算小：其一，自己的年龄、资历、技术、经验都是同一拨医生里数得着的；其二，自己的为人还算不错，包括自己的前妻——在内科

病房担任护士长的肖晓露，人前人后也都从来没有说过自己什么不好；其三，呼吸科的医生本来就不太多，以前占据正高级职称的两个老大夫前段时间一个退休，另一个得了脑血栓。所以，如果自己能够在于纲之前将正高级职称弄到手，单这一块铁牌子就够让竞争对手立马干瞪眼。

自己其他条件都够了，就是缺少一篇国际学术刊物上的论文。

看来，机不可失。

杨济民立刻找选题，查资料，随后三天时间就凑成了一篇洋洋万言的专业论文，并亲自跑到邮局将论文寄给了何玉林——那位在美国求学之后就留在费城一家国际医学机构工作的老同学，也是自己大学时代“睡在上铺的兄弟”。在附信中，杨济民除了与对方慷慨叙旧之外就是异常“坦诚”、“直白”地请朋友帮忙，将自己的文章发表。这些话外人看了当然会联想到“不要脸”三个字，可用在老同学之间就包含了说不清的交情、道不尽的友谊。

梅城的黑夜正是费城的白天，在费城深夜受到多次越洋电话的骚扰之后，何玉林要杨济民在梅城的这个夜晚等自己的电话。此刻，杨济民如约等候，面前是书房巨大的外飘窗上那块倒映着城市灯火的玻璃，身后的书桌上就是连着论文、职称和金水医院副院长等一系列美好愿望的粉红色电话机。

“丁零零……”电话机响了，杨济民忙上前拿起听筒。

“哈喽！”电话那边习惯性地打了个国际招呼。



杨济民一听见这声“哈喽”就知道是何玉林的声音。

“哈什么喽呀，行了，我的事情办得怎么样了？”因为熟悉，他省略了一切客套，开腔就入了正题。

接下去的谈话倒有些出乎杨济民的预料，何玉林在用方言味很浓的中文说了一句“认真看了”之后，就“一、二、三、四”地指出了论文中间十多处不严谨的地方，并且每一处还都给出了十分精辟的修改意见。

在听头两条意见的时候，杨济民还顺手抓了支笔在手里准备做点记录，可越往下听就越听不进去，当对方把所有意见都讲完的时候，他已经仰面朝天地躺在转椅上。

“老兄，我知道，你说的这些我都知道，可我现在需要你帮我立刻发表这篇论文，你懂我的意思吧？”杨济民毫不遮掩。

电话那边的何玉林笑了，然后就开始解释，他先说自己现在的工作和具体的编辑还不太一样，然后又说这个学术刊物现在所关注的是另外一些热点课题，最后又讲了一大通文章格式和翻译方面的注意事项。

杨济民知道对方在绕圈子，他原以为在外多年的何玉林会用很美国的方式，像刚才谈修改意见那样直截了当地谈眼下这个问题，可没想到过了这么多年，一触及到人情，老同学的身上还满是中国人的影子，当然，这必要的“委婉”也完全可以解释为同学情谊。但无论怎么说，看来论文是发不了了，这多少让他觉得沮丧。

何玉林依然在客气：“哦，济民，全美医学会还有个刊

物，我可以帮你去推荐一下，我那里还有个朋友，也许你这个对他们的口味。”

实质性的东西已经没有，两人又说了些无聊的客套话之后，通话就结束了。

杨济民举着响着忙音的听筒，看着天花板愣了一会儿。他有点儿想笑——为什么想笑？笑朋友还是笑自己？感觉不太清楚，事情到这儿不知怎么突然就有点儿滑稽。他放听筒的时候有点儿心不在焉，那台粉红色的电话机“咣当”一声落在了地上。

“你干吗呢？”燕北出现在书房门口，一脸的不高兴。

“哦，没事儿，电话掉了。”

“吓我一跳。”燕北白了他一眼，回客厅继续看电视去了。

杨济民收拾好电话，又走到窗户前面想着自己的心事。要在以前，他肯定会把这些事情都告诉燕北的，可现在他一点儿也不想，当然了，即使他愿意说，恐怕燕北也未必就愿意听。

客厅里的电视正在播送本市电视台新近开播的一档社会新闻节目——《都市特快》，披头散发、穿着宽松睡衣的燕北这时候正边看节目，边在铺满茶几的纸片上匆忙写着什么东西。

以前，她是这档节目的记者，现在，她是这档节目的制片人。

燕北是东北人，从家乡的一所师范院校毕业之后，先是跟海誓山盟的男友去了深圳，和男友在南国分手之后她又只身来



到了梅城，应聘在电视台。三年前，她去医院采访的时候认识了比自己大八岁并且已经结婚生女的杨济民。一年半以前，杨济民终于离婚。十个月前，燕北和杨济民结了婚。

历经沧桑的燕北是那种什么事情都拿得起放得下的女人，爱情对她而言，早就如同榨干汁水的甘蔗了——经历过一次刻骨铭心之后，营养和水分都已经少得可怜。和杨济民的结合，好胜和实际要远多于欢娱和激情，所以，从两人认识开始她就丝毫没有在乎“第三者”之类的名分，直至事情发展到杨济民已经不能回头的地步。

对燕北的内心，杨济民是了解的，对他们二人现在淡然的婚姻关系，杨济民也清楚。虽然看见孩子杨佳，有时候也会想起从前和肖晓露在一起的那些日子，但他还能把事情看得开——人这辈子还不就那么回事儿！随心所欲，顺其自然地去过每一天吧。

燕北对丈夫工作上的事情几乎从不过问，她现在最关心的，是眼下自己如何能当好《都市特快》的小老板。

电视机的声音依然很大，一个模样俊俏的女主持人正在以轻松的口气为大家“说”着一段关于车祸的消息，声音很活泼，眉毛也在不停地动。

燕北看得直憋气，手里记着，嘴里还不停地咕哝，完全没有注意到杨济民已经站到了自己的身边。

“燕北，小声点儿，别影响邻居。”

燕北好像什么都没有听见。



“你看都几点了？”说完，杨济民的嘴里还“啧”了一声。

燕北懒懒地看看手表，这才拿起遥控器调低了声音。

当梅城成片的霓虹灯在深夜一点钟齐刷刷熄灭的时候，整理完笔记的燕北才漱口上床。让她感到奇怪的是，早早躺下的杨济民这会儿竟也还半睁着两只眼睛。

燕北轻微的鼾声已经响起来了，杨济民还没有睡意。他翻来覆去地在想：有人不是说过——这次选拔领导要采取公开竞选的方式吗？真那样的话，自己的口才倒可以占些上风，也许和于纲之间的较量根本就用不着那个高级职称了。

第二天的早上，当一只眼睛几乎滴血的蝙蝠在南亚丛林里被一条饥饿的蜥蜴“叽嘎”作响地吞进腹内的时候，疾步走进金水医院大门的杨济民也正在把最后一口煎饼果子填进自己的嘴里。他是比较注重仪表的一个人，从小身上就有一种特别的书卷气，这大概也是他先前吸引肖晓露、之后又吸引燕北的原因之一，但上班时候不吃东西的习惯，多半还是和他所从事的职业有关，因为很多医生都是如此。

杨济民径直来到门诊二楼最西边的呼吸科诊室，先换好衣服，接着就打开窗子通风，然后又去洗手。

医院走廊上的人渐渐多起来了，来苏水的味道和着嘈杂的人声在各个科室间飘来飘去。已经喝完茶水、戴上口罩和听诊器的杨济民刚刚坐下来，门口就来了今天的第一个病人。



今天是星期五，来呼吸科看病的人不算太多，两个支气管炎、一个轻度哮喘、一个感冒咳嗽，还有一个胃疼跑错了诊室的农民。打发完这几个病人，杨济民便起身准备到病房去看一看，他记得那里有个得哮喘的老太太今天要出院。

金水医院呼吸科的病房在住院部的最高处，也是十一楼，可两部电梯却都只开到十楼，因为这最上一层是在大前年的时候，医院为花掉当年多余的基建资金而加盖上去的。杨济民现在在一般情况下都乘西边的那部电梯，这是因为，四楼东头就是肖晓露上班的内科病房办公室。

电梯里，几个其他科室的护士和杨济民打着招呼，杨济民一边应和人家一边顺着昨天晚上自己的思路想着事情。“丁当”一声，电梯门在十楼开启，杨济民一眼就看见了等在电梯门口的于纲。

二人眼神交流的一刹那，都显得有些不自在。

“济民，来看病房啊？”身材不高并且已经发胖的于纲脸上满是笑容。

“是。”杨济民回答的很简短。

“哦，我来找婷婷说句话。”于纲略显多余的解释了一句，接着就注意到了对方的眼睛，“济民，昨天晚上干吗了？把眼睛都熬红了？”

“是吗？”杨济民用力眨眨眼睛，心里盘算着对方话里的意思。

于纲笑笑，又好像突然想起了什么，把杨济民朝角落里拉

了拉，“济民，我问你个事儿，你们那一届是有个叫何玉林的吧？”

“有啊。”杨济民的脑子在飞快地转，“有什么事吗？”

“哦，没什么事儿。昨天我在人民医院参加个会诊，你们有个同学，女的，叫王芳的，叫我跟你打听打听。听说人在美国是吧？”

“好长时间没联系了，好像是在外边学习，具体的还真搞不清楚。”

“没事儿，看见你就问问。”

“我再帮着打听打听吧。哎，那王芳怎么不直接给我打电话呀？”杨济民直直地追问了一句。

于纲的表情稍微有点儿异样，刚要说什么，就见一大堆人从楼梯上拉拽着走了下来。前面是一个白净脸的中年人搀扶着一个老太太，后面还有几个手里拎着大包小包的跟班，再后面就是王婷婷、于梅等几个呼吸科护士。

“这个我们真的不能收，真的。”长着一双凤眼的于梅在楼梯上拦住白净脸的中年人，在拼命地把什么东西往对方手里塞。

白净脸边笑边躲闪，几个跟班也在一旁帮腔阻拦。

王婷婷看见杨济民先是一愣，接着又看到旁边丈夫脸上闪过一丝十分微妙的表情，她立刻笑着把于梅手里的东西拿了过来，转身就递到了杨济民的面前。

“杨大夫，病人今天出院，可家属非要送我们红包，怎么